

盜妻

(四)

蕙貞女士

子方也笑說。果然果然。伊是大慈善家。伊在這幾年。做的好事可不少了。伊又是有錢的人。自然不會做出這等事情來的。我們也不過一句空說罷了。說時。其明家開出夜飯來。子方和次良都在他家吃了飯。又談了一回案情。子方告辭出來。却吩咐汽車夫開到靜安寺路繆家。去訪那繆明珠女士。明珠正在書室中。和一個紅十字會中人。商量要撥款去救濟北方戰地的傷兵。見了子方。就含笑出迎。子方說了幾句客套。明珠笑道。先生此來。莫非爲那冒家的案子麼。子方心中狼驚訝的說道。不敢相瞞。鄙人新近。果然承辦了這件案子。但是。……明珠又笑道。其實我和這案。并沒什麼關係。不過那天偶然說了幾句話。給其明先生的女公子開開頑笑罷咧。却不料竟然勞動先生的大駕。把我認作了一種竊盜的嫌疑人。可就很巧很奇了。子方受了幾句搶白。却一點沒有生氣。仍就笑嘻嘻地說道。女士言重了。但鄙人今天來的原因。是因接着竊犯的信。據他自己說是預備偷去辦賑災的。想女士是大慈善家。一定能體曉得。新近可有人在什麼慈善機關捐助了鉅大款項沒有。明珠聽了這話。忽地顏色變了一變。似乎有點

狐疑的樣子。子方眼光何等銳利。却已瞧出伊那狐疑的情形。忙又逼進一句道。我想果有這等大善人。女士這裏。或許一定能較知道罷。明珠經此一遍。益發現了局促的神情。支支吾吾的說道。先生。你打量在這時間內。有人捐助鉅款的。那就是失竊的要犯麼。不瞞先生說。只我自己。昨兒還捐助了五萬塊錢。發到北方去呢。先生不信。我可以給收條你瞧。或者就可以作先生偵探案情的一個證據嗎。說時。便要拿去拿那收條。子方忙又止住道。女士不必如此。鄙人此來。並不在調查證據。就是要給我看這收條。鄙人也不能承認這收條就是那冒名失竊的證據。明珠聽了。仍又立定。却不去拿收條。只挺起兩顆秋水般的神瞳。朝子方儘瞧。子方料道沒有什麼頭緒的了。便立起身來。告辭要走。明珠仍舊送了出去。走到門口。明珠又惡惡切切的說了一句道。先生。倘有見疑之處。仍望隨時賜教。我和冒君也是朋友。也很希望他能發早早破案呢。子方謝了一聲。匆匆上車回去。到了家中。只見他夫人三娘一套化裝衣服。放在箱子上面。還沒藏好。三娘見了子方。面上時顯出一點匆皇急遽。又似立刻要鎮定神色的樣子。子方心中。陡的又惹起了一層疑雲。不因不由的問了一聲。夫人化裝出去麼。三娘隨口說道。是的。我我想出去偵查一個可疑的人。你恰又來了。子方忙問。這可疑人是誰呀。三娘遲緩的說道。這人麼。你方才已經見過伊了。但是我想伊或者不至於此。子方知伊說的是繆明珠。便笑了一笑道。你怎麼猜想到伊身上去咧。三娘道。就為伊昨兒那一筆捐款。我知道近來款子周轉很不靈便。怎地又有這筆鉅款。捐助人家。偏偏又出在這個時候。但是。說到這裏。不期頓了一頓道。但是這也不過是一種無聊之思罷了。伊或者決計。子方接說道。是呀。伊是不會作這等事情的你別瞎疑心罷。三娘聽了。也不說什麼。看他從從容容。把衣服藏好。到了次日。子方一早起來。到後面一個小花園中。散了一回步。只見家用的一個下人。

(未完)

(未完)

小說日報

大唱
而鳴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壬戌年十一月初二日 星期二

星期二

發行主任兼
總編輯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廬父
廣告主任兼
增刊編輯
嚴芙孫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起碼每日每行大洋六角中縫同普
通長行每行四角後幅短行每字四釐長期面議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三月大洋二元六角半年大洋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一張(可用一年)券有限此券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一張(可用二年)此項廉價券利極大凡刊性實存報一經售罄決不再版諸君欲得首尾完全之報務祈速預定勿貽後悔是幸外埠匯兌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實足通用寄費並不另加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疊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曾收到之報以致致缺不全此係郵局遞寄時遺失實非本社漏寄此後倘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倘有報當即補寄一份俾成完璧特此通告即希公鑒

木報微稿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著見賜歡迎特訂條例如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五百字為限雜俎欄每則最長不得過三百字愈短愈妙(二)酬報分甲乙丙三等甲等每千字四元乙等二元丙等一元(三)附注篇末(四)來稿須寫清楚每行即作不受酬謝(五)來稿概不發還其附有郵票及願者須開明住址簽名蓋章須與寄稿時相符(七)如有抄襲之稿為人告發酬金即轉贈告發之人(八)來函關於稿件者當面商為明小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小說界消息

徐枕亞氏所著之剝骨相思記。上卷出版後。不脛而走者十數萬冊。現因此書讀者。紛紛函詢全書出版日期。特將該書下卷撰就。刻已付印。不日可以出版。愛讀此書者。當以先睹為快也。聞此書下卷初版。共印五萬冊云。

小說

邱劍飛君來函關於本報改良問題的商榷

啓者閱第八號貴報特別啓事。徵求讀者意見。以期改革完善。懇擊之情。躍然紙上。此貴報之所惠於讀者多矣。今不揣謏陋。就管見所及。謹述數端。以供採擇焉。

- 甲。小說家之小影。每日宜登二三幀。使讀者得瞻丰采。則雖未見其人。亦可稍慰景慕。閱者自必歡迎。
- 乙。宜另闢餘興一欄。內分俱樂部。 (載饒有趣味之作品。如消寒會。新年同樂會等。) 談話會。 (以供讀者之發揮意見。討論一切。) 文字因緣。 (以備讀者之聯絡感情。而敦友誼。) 游戲問答。 (出題徵答。中者給酬。每星期出題一次。歸下星期揭曉。額取△△名。答案不得逾△△字。題須滑稽。方有趣味。另刊游戲問答印花。以備應徵者之用。) 四項。以引起讀者之興味。而創立永久之精神。
- 丙。小說界欄內之小說話中。對於小說作法。亦宜詳述。俾初

人矣。又琴乎。汝日前過吾家談天時。不見有風聲簫聲。暮過簾前。而淚影晃晃。如一枝梨花帶雨者乎。是即吾可憐之飛霞姊妹也。吾妹不幸。具有天姿。靈根早種。明慧非常。當先母在日。愛之不啻掌珠。繡閣翠幃中。嘗於針黹之餘。旁及經史書畫。以吾妹之天資。而得是賢能之母。故於難易淺深諸藝。靡不觸目即悟。入手便精。閒作問詠諸詩。尤楚楚有致。嘗於月下花前。披讀小青傳。每至聲韻幽沈。情思淒絕時。輒淚潛潛下。曰。人間亦有痴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斯句何排側動人若是。此娟娟者。得勿為阿儂之前身乎。予偶見之。每掩卷不令其再讀。嗚呼。孰知薄命女子。其所以愛讀傷心史者。乃其本性。今而後知吾妹之不幸。較之小青。事雖不類。而足令人可泣可歌者。實為過之無不及。夫豈人之命運。前生早已註定耶。去年秋。先母見背。而吾妹之厄運臨矣。蓋吾父不慈。實一無心肝者。吾敢背為親者。諱之旨。為吾子縷析陳之。亦以吾父之為人。路人皆知。予固無容為吾子諱也。吾父浮沉宦海。已歷有年。洪憲時。曾任某縣丞。以苛刻被控而罷職。賦閒居者。數載於茲。年來不慣久處田園。於是出山之想遂決。顧今日官場。實為金錢砌成之世界。非有大注運動費者。惟有作壁上觀耳。又琴乎。汝知吾家固寒素者。焉得腰纏十萬貫。為孤注一擲之基本金乎。予父乃異想天開。殘酷之手段。愈演愈劇。蓋其固有天良。業為驅魔戰勝矣。彼乃以妹為可居之奇貨。挈余與妹遷居天津。送予入南開附中肄業。於時隨予父之形影周旋者。惟此弱質嬌嬈之飛霞耳。妹時年十七。正當求學之時。懷入校之志已久。正欲啟齒向予父要求。詎意吾父在外運動已熟。暗將其愛女。作出嫁之妝。竟忍獻為某長官之公子。作三房侍姬。以冀彼之拔擢。為出人頭地之先步。嗟夫。吾父之心何其忍。吾父之頭腦又何其昏聩乎。熱中小人。滔滔者天下皆是。然而未見如吾父之罪大惡極也。吾言至此。其痛極

學者可作楷範。則必為讀者歡迎而滿意。

丁。雜俎欄中。材料可謂豐富。惟如第一號報上宣言中。所云之劇談花史游記金石書畫。下星相等。尚付缺如。亦宜設法如數登刊。以副讀者之殷望。而金石書畫。則尤足發人之美術觀念。

上列四端。其甲乙二種。乃係新闢。丙丁二種。則於原有之欄內。加以擴充。愚見如是。高明者請弗見哂也。

庶父謹啓。大教甚佩。甲項已開始向各小說家請求。乙項因篇幅有限。須陸續舉行。丙項事體甚大。僕又無暇撰述。暫行從緩。惟將來必當請人專任也。丁項即將遵辦矣。惠書感極。薄有所酬。尚望惠示詳細地址。以便郵奉。

小說



思思

又琴

朔風滿屋。霜雨廉纖。畫窗下香焚寶鴨。手撫牙籤。時而執卷開吟。時而弄簫自遣。架上紅絲梅三五盆。冒寒着花。盈盈欲笑。讀書而得是清幽地。夫亦足以自樂矣。頃有履聲窸窣。自門外來者。予披閱速之入。蓋友人會漱石也。漱石秉性豪邁。個個不羣。今之青年中有心人也。顧近年以來。為其黑暗家庭中。發生種種慘劇。遂不免常抱隱憂。而抑鬱無可告語。惟與予交最稱莫逆。嘗為予述其妹飛霞女士之哀史。情事慘切。聞之足令人髮為之指。鼻為之酸。予以其有關於世道故記之。

漱石曰。人生不幸作女子身。而吾妹飛霞。殆為不幸女子中第一

不忍再說矣。時吾妹雖微聞其事。尚不知許為人家作抱衾婦。因時時以早婚之害。婉轉哀父。冀欲求其覺悟。而稍緩嫁期。乃吾父惟向之作一猶笑耳。此中內幕。予不惟不知。且吾妹出嫁。予腦中尤絕無影響。予父所以不函告予者。蓋恐予從中作梗也。嗚呼。使予而早能洞悉隱微。亦何致使此一幕慘劇。演至今日之景象乎。某長官之公子者。實達德無賴之少年也。鶯花隊裏。撲克場中。幾無日不有其足跡。邇來以淫佚過度。遂致患瘵。瀕於危者屢矣。予父明知之而不足忌。惟一意以愛女為犧牲。俾取得利祿相當之代價。由是奔走權門。諂媚長官者。靡所不至。竟博得某軍事上重要位置。皆某長官之力也。而長官之子。則定期今春二月間。娶妹作妾。吾妹固自檢約者。深居簡出。不甚與聞外事。非似今日之女青年。精神活潑。操縱自如者。遂致無根弱絮。播弄由風。墮入羅網。不能自主。吁。可傷也已。迨予春假歸家。探悉原委。撫膺搥胸。無從追悔。雖憤極欲予父以難堪。亦復空言何補。惟有忍泣吞聲。暗地為吾妹呼負耳。聞吾妹既入侯門。知此身已墮入苦海。更無生趣可言。誓以死拒彼債。不令人聞聞一步。絕食廢眠。終日惟以淚洗面。居數日。侍婢有以某公子近狀告吾妹者。蓋登徒子舊疾加厲。殘喘苟延。呻吟床席間。已一氣復於茲矣。無何。病大漸。遂以不治。吾妹方慶惡緣已了。從此撥去愁雲。復獲重見天日矣。詎料惡魔纏人。不稍寬解。彼長官於公子亡後。既不頻揮老淚。作歸來望思之想。且利其子之死。而垂涎於吾妹。以為能得幼妾若娟媚此者。則後半生之幸福。正自無量。嗚呼。斯臺有泄。詩人與刺。不謂二十世紀中。斯人再見。雄狐綏綏。老不知恥。此類而名為人。則吾人之人格。不為漸滅已盡乎。吾妹何人。驟聆是語。即憤不欲生。繼則以金付沈沈剛勇之精神。作最後之奮鬥。痛詆債奴。責以大義。彼昏不明。激羞成怒。始以電下養待吾妹矣。天乎。吾可憐之弱妹。氣體素薄。怎禁得兩度風欺。一至於斯乎。從此不幸

雙雲記

(十四)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海虞雙熱評

視子長一寒士。雖意在潛居不出。無如蜀中連歲災歉。物價騰踊。昔人有長安不易居之說。今乃反是。覺鄉里不易居。還是寄食長安之足以餬其口也。夫至鄉里不易居。而其境亦可想矣。既得壽門及金公書。遂一意至湘。東裝別墓而行。未至。壽門先待書。使僕兩人迎之。

評

雙熱曰。金公舉觴浩歎。曰吾輩碌碌風塵云云。受人暗箭云云。非第是閱歷語。厭倦語。亦且深得慰藉失意人之法。至其痛論交友之道。彌足發人深省。金公真可兒也。

作小說亦如作畫然。着色不及白描之淡雅可玩。然著色有著色之佈景。白描有白描之佈景。雙雲記之妙。妙在處處多用白描。不妙在處處會得佈景。此回如卽席賦詩。揮毫作草。以及雲士書聯以贈倩雲。都是絕好的點綴。也便是絕妙的佈景。

第九回 館甥

先是。金公以祝子長循循善誘。擬延之教其子。懷此意而木發也。會壽門臨去。以仍欲請子長爲言。金公自不以奪人之師。極口贊成之。良以善教者不必學問絕頂。而學者自得啓發之益。況子長學問又不可多得者。其爲良師斷斷然矣。宜金公深敬慕之。而欲以其子託之也。今楚人失之。仍楚人得之。亦無甚分別。教其子婦。亦是大佳耳。子長既至湘。舊日賓師。自甚相得。壽門待之加厚。周氏屋頗寬大。不比京師。壽門意欲子長挈眷來湘。俾免久客思鄉之苦。其待先生如此。可謂忠且敬矣。子長自願之。惟山川遙隔。長路迢迢。一時頗有不能卽來之勢。謂姑待異日。再拜嘉惠也。倩雲仍半日讀書。半日學女紅。纂繡織組。亦復優於他人。敏慧而又勤謹故也。讀書則以經史爲宗。詞章次之。間亦爲之講聞。備先名理。甚樂也。學問岐嶷乎有日進之勢。自不待言。壽門既回籍。難卒戰。人皆知其被誣。無輕視之者。且其才又出人頭地。思想敏銳者。以爲他年終必起用。故相與周旋。一時頗不乏人。遂以在藉紳士。占優勝之勢力。間有託之以事關說於地方官者。初尙謝絕。繼以情誼所任。間亦爲之。金公在京。頗有所聞。嘗遣書規諷。蓋以朋友之交契。婚姻之聯合。在理固不當默默也。壽門自得金公書。亦稍自欽仰。壽門所信而敬者。止金公一人。不敢以才傲之。則金公之道德學問文章。有以使之傾心慕愛者。非偶然也。至於上章論救。免其大戾。固當深感者。然從壽門欽敬之心測之。覺在彼不在此也。壽門既以教女事委之祝師。已又多朋輩之酬應。且放於詩酒。故一切學程。概不顧問。倩雲日益進步。則心甚樂之。既而得金公書。謂兒子龍瑞。半載餘已二易師矣。兩師實意所不可。其一稍能稱意。又以事匆遽出京。可謂不如意事常八九也。因致問祝子長。道殷勤之意。以爲如君良師。雖都下人才薈萃之地。亦不能妙選得第二人也。金公之意。以爲壽門以愛婿之故。或因此而薦祝入京。蓋男兒有功名關係。不比女子。究不妨稍事遷就也。且金公意。如倩雲者。壽門可自教之。何必延師。若己則繫官於朝。一心國事。不能分其精力於趨庭之愛子。勢使然也。壽門得書。謂子長曰。足下亦識金公之意乎。

(未完)

(未完)

廣父廣文

吾友東越許履父性奇慧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涵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滬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弼文爲定例如左 壽文 滬文 各一
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序文四十元 跋語二十元 小品每篇五元 聯語長聯二十元 短
聯五元 小說文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壬戌孟冬之月廬山徐枕亞代訂

的關禁起來。你們不替我想法。救我出去。還要拚命償逼我。這真把我急得沒路兒走了。那人却料不到他會說出這番痛快淋漓的議論來。自覺一味逼他。果然沒有什麼用處。便替畫了一條計策。叫他即刻生病來。一面他又代為賄囑醫生。證明他這病是用心境不覺。鬱想傷肝而起。若要他的病好。除非給他疏散疏散。順他的意。趁他的心。那便不藥可愈。用不着怎樣調理。若還仍舊將他禁錮起來。那怕靈芝仙草。也沒有什麼效驗哩。伯塘連請了幾個醫生。說話統是一般。恰好這時他對于金生的怒氣。早已消了一大半了。又因急於治他的病。便把他叫了出來。擺出他做爹的身分。嚴嚴訓斥了一頓。將他放了出去。他一出了門就像困龍入海。籠鳥高飛。這一番的胡鬧。更比前此來得利害。那銀錢的揮霍。也比從前來得撒埜。有一天。不曉在什麼地方。大賭了一場。一夜工夫。整盤輸了有上

三十一

東越許廬父著

萬銀子。身邊帶的現鈔。只帶十分之一。一時湊集不攏起來。湊巧這時候。伯塘又新姘了一個女人。這人因伯塘相兒醜陋。舉動猥瑣。心中很不歡喜。他又認識金生。兩人常常見面的。金生年紀又輕。相貌也比他爹強過十倍。又且八百一千。把銀錢亂使。從來不行縐一縐眉頭。不像他爹雖則一般用錢。却愁眉苦臉的。總是不得爽快。等到拿出了錢。又常要唉聲嘆氣。數說不了。甚至剪一件衣料。買一雙鞋子。也要講而又說。說而又講。惟恐人不曉得這東西是他買給的。在他們皮肉換錢的人。却最怕是人知道自己和某人發生什麼關係。伯塘就偏偏犯了他們的憎忌。若是金生呢。那怕丟下幾百幾十塊錢。轉背兒就像沒有這樁事兒一般。簡直說一句。他把銀錢兩字。不論怎多怎少。一脫了自己範圍。就完全忘記了。這錢是怎麼用去的罷了。光是這一層上頭。他已經太大的跨了灶了。何況還夾

着年輕貌美。兩種金錢贖買不到的好處。若和他爹同在一塊。這面子自然要儘他先佔了。但金生對於這女人。却并不十分稱賞。也無心和他爹去競爭強弱。在這女人方面。因有上列幾種原因。自然用盡心機。想去牢籠着他。想金生這等糊塗東西。那有什麼一定主意。無端受此恩寵。早又感入骨肉。淡滄淪肌。自己還以爲是希有的範福呢。就口饅頭。如何不吃。不上幾時。金生也竟其子代父職。做了個箕裘克紹的胥子。這女人也真有本領。既把金生拉入圈套。便施出渾身機謀。全副手段。將他迷惑得神知不清起來。大凡兩個男子。共做一個女人。這兩人心。都希望要佔對方的面子。做女人的。識得此中骨竅。一定也要在兩方互說好壞。譬如當了甲面。就講乙的不好。說甲怎樣怎樣好法。到了乙的面上。又翻轉來。恭維乙好。說甲怎樣怎樣壞。這是賣笑生涯中唯一的妙決。秘傳的心法。金

三十四

東越許廬父著

生父子的妍媸。本是久慣風塵之人。又兼心中真有愛憎之辨。自然要將伯塘的醜態笑史。一椿椿。一件件。訴說給金生聽了。金生既笑他老子不濟。又覺得自己在這女人面上。佔足了上風。心中自然高興。凡是愛嫖的人。佔了人家面子。一定喜歡在人面前講說誇耀。如今金生和伯塘。雖有父子之誼。却算同門之雅。便講不得個尊卑高下。當然一例的和普通嫖友。同樣看待。金生自謂戰勝了他。是自己極有體面的事情。少不得也要在大庭廣衆之間。拚命的宣傳誇說起來。當時也有一般混人。只知酒肉金錢。絕不顧禮義廉恥。這等人。有什麼交代。聽了他的誇耀。自然衆口一詞。替他揄揚嘆美起來。：采臣說到這裏。茶房帶着半齋送菜的進來。調開桌椅。擺好食具。又將送來的菜。一件件放在桌上。笑說。少爺們喝酒了。我這時已替他們倒好了酒。請采臣坐在上首。采臣却還和心廬倆。辨說



藝林

無名女子詩
(七)

柔香沒骨豔霏霏。合傍雕闌與繡幃。愛煞一團紅玉軟。膩人情比牡丹肥。

殿春顏色麗於春。濃笑嬌憨總絕塵。更帶幾分婪尾酒。月娥半詔玉妃神。

只近珠簾不近籬。翻培媚影怯風欹。一檣相對休惆悵。尚有名花號可離。

鶯聲欲醉蝶魂痴。安得屏風畫折枝。淺抹燕支輕抹粉。相看權當美人思。

野乘

緩緩香車歇畫闌。調琴煮茗共盤桓。病中屢問愁憔悴。意外相逢信喜歡。絕瘦未妨人似菊。多情真覺語生蘭。纖葱緊握肩還並。話到衷腸欲別難。

游記

游魯小記(五)

池較玉液池爲大。深可沒頂。泉當日光注射時。水泡均現金黃色。據稱冬暖夏涼。夏時無人敢入。與玉液泉等不同。僅隔數丈路而無性各別。一至於此。不得謂非一奇聞也。書院爲丁公劇資創辦。別成院落。現悉改成教室。中爲大禮堂。四周環以水。亦石築。深可三尺。泉泡上升。絡繹不絕。與玉液泉水性相同。內蓄魚。通溝於河。所經橋下有瀑布聲者此也。俗呼爲禮堂泉。堂北又有二小池。中植甘露蕉。亦有泉。可名爲甘露泉。均不在七十二名泉之列。

常州 收件處 城內鐵市巷振華電燈公司周線巷五十七號本宅 蘇

傳善祥別傳

秀清聘定善祥。大營金屋。工竣卽貯阿嬌矣。
時值七月下旬。雖已立秋。殘暑未淨。善祥止坐荷池邊。俯玩游魚喋喋。忽門外剝啄聲甚急。有頃。桂紅來告曰。王爺召小姐。彩輿已在門矣。

筆
剖

此君軒漫筆

善祥叱之曰。汝休妄言。桂紅未及辯。又見鵲兒飛奔入內。喘急言曰。果是王爺相召。並令桂紅姐與奴婢隨往。善祥急曰。吾父親安在。鵲兒曰。聞差官言。正在王府相候。語未畢。有宮妝婦女四人翩然入。狀甚華貴。向善祥萬福曰。奉王爺旨。請小姐升輿。言訖。簇擁出外。見一繡龍金黃轎。矗立廳堂。階下皆護衛軍。錦衣花帽。排立直至門外。善祥至此。身不自由。只得默默登輿。不知老父何故不回。致鵲突出於意表。輿行穩而速。前後有騎馬軍官。肩槍圍繞。爲首一人。頭戴烏紗。上纏黃綬兩條。下垂如帶。身穿繡蟒紅袍。似優伶中扮演文官模樣。一路肅靜無譁。但聞馬蹄聲連續而已。修至一處。輿忽暫停。復又健進如飛。善祥在輿內。凝眸四矚。瞥見迎面懸一雙龍金字額。似嵌天王府三字。心頗驚疑。秀清係封東王。如何誤東爲天。莫非秀清已奏明天王。當面冊封。故將我宣召至此乎。轉念至此。似尙合理。遂不復疑。

俄頃輿停。由殿後又走出宮妝女八人。有執拂塵者。有執手帕者。有執羽扇者。導善祥降輿。至一室。金碧輝煌。眩人眼簾。善祥見衆中。並無桂紅鵲兒。又復疑詫不已。忽見戴烏紗者。手捧繡龍黃袱。向南而立定。曰。奉萬歲天王旨。賜傳善祥冠服。速謝恩。

詩話

青坳詩話 (續)

壇于桐華詩一卷。多新警語。聰明而善用心力者。聞桐華家貧。以諸生年未三十卒。詩多散佚。斯卷祇三十餘首。少古體。歿後。其族人曉湘。收拾遺鈔。付江陰繆少微。少微又惓惓付篠峯。篠峯將梓之。恐無傳也。時余忽遽。但記其金山一聯云。人爭高浪立。秋借別洲看。穎拔秀出。每一憶之。爲變蹕奮速。吟嘆不能已。其詩境大都類是。近聞梓垂嫁。蓋可行世矣。悲夫桐華。令天假數年。由斯陶而化焉。淵其神。冲其度。必高風勝詣。有莫更攀者。奈何降之才而奪之壽歟。然求之近人中。其詩已不多得。乃其族人曉湘。及同儕少微篠峯之誼。尤不易觀。昔華亭李亦吾追悼友萍有句云。誄文作自先生婦。遺稿歸於後死朋。自注。近余輯其詩文。誦此二語。益復慨然。篠峯亦華亭人。

諧海

● 捧腹齋漫錄

叢談

●幽夢影補

幽夢影曰。松下聽琴。月下聽簫。澗邊聽瀑。山中聽梵咒。覺耳中別有不同。余曰。

卷一
 册子
 一元
 每方尺
 泥金加倍
 加倍磨墨
 統加一成
 潤資
 瑞瑞蠟雪加半
 潤資

常州 收件處 城內鐵市巷振華電燈公司周線巷五十七號本宅 蘇